

治夢小言



程千帆 著
齊魯書社

治 学 小 言

程千帆 著

齐 鲁 书 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拾 学 小 言

程千帆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6开本 $4\frac{2}{9}$ 印张 4 插页 69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

书号 10206·152 定价 0.95元

序

千帆先生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创作激情奋发，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好几本书。这本是先生治学方法之谈。作为老一辈学者漫步学林之路的记录，实可以使后学者扩大这方面的视野。不管什么经验，当然不能照搬，学者自身成长的道路，也是千差百殊，千帆先生愿将个人的经验及见解奉献于世，当然是好事。这里所包含的，都是作者在学术道路上跋涉的苦辛，有经验，有教训，也有对未来的探望；对有志于“方法论”的学者，是可以提供多方面的感性知识的。以上浅薄之见，是否有当，尚望先生鉴察，并以此奉饷读者，作为序言。

王 仲 华

目 次

序.....	王仲萃 (1)
--------	-----------

关于治学方法.....	(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治学要重视解决矛盾.....	(2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从迷雾中走出来.....	(3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詹詹录.....	(40)
----------	--------

关于知识爆炸与基本功的对话.....	(47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答《江海学刊》问治学经验.....	(5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治学不可囿于狭义概念.....	(5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谈谈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.....	(62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关于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建立教师梯队的	
--------------------	--

若干问题.....	(71)
-----------	--------

附：对中文系博士生培养情况的意见.....	莫韧锋 (7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在探索中前进.....	(81)
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对文科教育的几点看法.....	(90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教学、科研密切结合，促进教材建设.....	(9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些意见 (104)

开展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两个问题 ... (113)

答《文学遗产》问古代文学研究现状 (117)

答人问治诗 (121)

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五点意见 (126)

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 (130)

《史通》读法 (135)

后记 陶 芸 (143)

关于治学方法

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和研究生的一次谈话

如何治学，具体地说，如何研究古典文学，事实上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——从大量的事实抽象出几点来谈一谈，还必须考虑到所抽象的事实本身。这也就是说，假若我们抽象出若干条来，这若干条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它们应该是从我们当前学术界的现状，从学术界的成绩和缺点这样一些现实问题中抽象出来的。如果不分析这样一些具体的现状，那我们谈方法，也可以说是缺乏针对性。所以，我不能不稍为涉及一下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，特别是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方面的情况。

一

首先，我想回顾一下最近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一些情况。总的来说，这三十年有巨大的成绩，也有相当严重的问题。如果说我们讲成绩的话，就我个人思考，有那么几点是非常重要的。

第一点是，在党的领导之下，工农兵翻了身，当了社会的主人，开始有条件分享我们祖国几千年来非常优秀的文学遗产。为工农兵服务，在古典文学方面，我们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，使一般稍有点文化的同志们，能够念古典小说、古典诗歌，能够看古代戏剧。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。也许有些同志专心研究那些高深的学术去了，没有注意这点。但是，如果仔细想一想，那的确是了不起。列宁论托尔斯泰，说托尔斯泰的著作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。但是他随即就谈到，要真正使托尔斯泰的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品，为俄国的普通人民所占有，那就要使人民有机会同愚昧、无知作斗争，就是说要提高普通人民的文化程度。他说，那就首先要有一个革命。这是列宁当时在十月革命以前的预言，这个预言，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实现了。在我们中国来说，现在也大体上实现了。这可以说是一种丰功伟绩。

第二点，这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，就是我们开始注意到打破中国文学史是汉语、汉族文学史这样一个单一的局面。我们开始注意到发掘、整理、出版兄弟民族的古典文学。进一步研究汉族与兄弟民族这几千年互相斗争又相互融合，最后形成我们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（包括文学史）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第三点，在党的教育之下，我们开始学习马克

思列宁主义，无论写作方面，还是出版方面，我们都有许多优秀的成果。就从出版方面来讲吧，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有些难看得到的材料，现在都很容易看到。比如说《册府元龟》这样一部书，在以前就只有一种明版，我们现在把它影印出来了，谁都有机会可以看到。又比如说《永乐大典》，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，被帝国主义的军队焚烧、破坏以后，散在全国、全世界，现在把所有残存的本子都拍了照片，影印出来。全国的学者，利用这个材料，做了很多工作。

除了古籍整理以外，我们还出版了好些专著和论文，有许多是老一辈的学者，在旧社会已经开始动手的，只是到了新社会，才有更好的条件来完成。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一辈写的，比如说，解放初期还是青少年，这几十年才成长起来的。我们有许多专著或者论文，本身材料很充分，而且从观点来说，就我个人的水平来看，我觉得是符合于马列主义观点的。举例来说，何其芳同志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些论文，以及王朝闻谈古典美学或古代戏剧的一些论文，水平是相当高的。

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，经过短短三十年，就取得了这样一些成绩，很值得自豪。

可是，与此同时，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，我们也存在不少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拖累了我

们，使我们不能够大踏步前进。

很久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建国以来一直不断地有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。就政治本身来说，大多数都是必要的，当然，有时候，在个别情况下，或许扩大了一点。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很必要的。但是，当这些运动牵涉到学术问题时，往往不能够很好地把二者分开。最近一两年来，文学界也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，人们各抒己见，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就我个人看来，学术同政治是难以绝对分开的。列宁讲得很清楚，“统治阶级的观点，就是统治的观点”，过去是这样，今天也还是这样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政治同学术不能分开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学术同政治究竟还是两回事。处理学术问题，不能用政治方法。如果混为一谈，把问题简单化了，就不仅对学术不利，对政治也不利。因为不断有政治运动，做学问的人，某一种学术计划，也往往受到这个政治运动的影响。因此，工作的持续性很差。我们不知道订过多少计划，但是很少完成一个计划。工作的持续性不能够保持，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上，不能出比较巨大的成果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

还有，我国过去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。我们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。从“四人帮”被打倒、消灭以后，我们

总结这一段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：我们这个社会里面，封建思想还很严重，这不是说哪一个人要维护封建主义的问题，而是说这样巨大的一个历史包袱驮在我们身上，每一个人都分担了一份。封建社会里政府提倡的学术，就是经学。经学，有一个最高的、不能改变的、或者是不能批评的原理，那就是孔孟之道。所以，后来人讲经学的话，就是“疏不破注，注不破经”，做注子只能够照着那个经来解释，不能够去破它，就是不能反驳它。那个注子比较古，难得懂，就又做疏。疏呢，又不能破注子。即使是后代的某一些学者，提出新的解释，那也是要在尊经的外衣之下进行。比如说，宋儒讲经，同汉朝已经不一样，但是，它不敢否认孔孟之道。清朝的唯物主义学者戴东原，做《〈孟子〉字义疏证》以反驳宋儒，表面上，这个外衣他也还是要披上的。这同欧洲的中世纪进行某一些革新，一定要附会基督教的教义一样。这种情况之下，使我们每个人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时候——至少我个人是如此，我不晓得别人怎样——就用一种经学的方法去学习，就是把它当成一种非常值得尊敬、不能够怀疑，也不能够发展的东西来学习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研究古典文学，或者研究文艺理论，往往不是根据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原理，认真探索和阐明某个作品的思想性或

者艺术性的本质，而是反过来利用某些材料，证明马列主义是正确的。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是这样。所以，结果我们的研究论著，有的人说，只成了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，再加上高尔基、鲁迅，¹七家之说的互相证明。这样就使我们的学术很难发展。其实列宁和毛主席都讲得很清楚，马克思主义只能够指导，而不能代替其他的科学。而我们往往只要所做的工作，能够利用材料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，或者写一篇文章，加上列宁怎么教导说，马克思怎么教导说，而我这个论点则是与之相合的，就满足了。所以这种情况，使我们的学术，并不能够真正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向前发展。造成这样一种现象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脑子里有一种封建思想。这种封建思想，在学术上，就是把一切其他的学术当成经学的奴仆。治学、做学问，就是要创新。而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之下会怎么样呢，就变成我们工地上的施工一样，写个大标语：“安全第一”！做学问不是要去求得新的成果，而是要安全，不挨批判。我们要真正做到思想解放，要有一个过程，一个实践的过程。当然，这也要靠我们自我摆脱经学的重压，才有可能使学术前进。

我们刚才谈到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，所以，我第三点就想讲一讲，事实上我们没学好。用最通俗的解释（当然现在哲学界也有不同看

法，我还是认为这样一种通俗解释是好的），什么叫做辩证呢，就是一分为二。什么叫做唯物呢，就是实事求是。这个解释简单明了。可是我们实际上做事情，就没能够很好地真正一分为二，实事求是。批评一个人，一拥而上，只要或者党报，或者某一个理论权威点了一下，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，或是暗示一下，底下那个队伍，可就浩浩荡荡了，大家都来批评，争先恐后。有没有人支持被批评的人呢？有，既不是大字报，又不是小字报，是无声报。他背后讲：“这个批评不对，我有意见”，但请他做个报告、写篇文章吧，他不干。这是由于整个的社会上的一种压力。这种情况到了近年来“四人帮”的时候更厉害了，这事实上就不是一分为二。

再说大学课程安排问题。我们经过几次课程表的改革，那些课程表基本上是学苏联的。苏联的教育思想，我没有什么研究，但是我看它那倾向性，是希望造就一种面儿比较窄的专家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学生的毕业成绩表上，填学的专业，毕业以后就成为什么专家。就拿我们中文系来说吧，它就把那些许多必需的基础科学，边缘科学，都取消了，把课程并成几个大块。比如把文学史安排每周六小时，学四年，把各种作品的选读、作家研究，什么东西都塞了进去。一些辅助科学，象我现在讲的校

雠学，或者历史地理，或者工具书使用法，乃至中国文学的一些背景研究，如中国文化史、思想史，这些课都没有了。所以同志们学出来之后，面儿很窄，吃的那么几大块，而且概念性的东西接受得多，具体作品念得少。要谈些什么人民性哪，现实性哪，或者典型问题啊，或者浪漫主义，现实主义、古典主义啊，可以谈得头头是道，可是，要把这些概念，都落实到具体的作家、作品上去，就感到为难。甚至于写过很多关于某一方面文章的同志，对于那方面的作品本身却并没有花过很大的功夫来钻研，因为根据几个概念，再加上几个例子，也就可以构成一篇文章了。无论是只追求“专”，而忽视“通”，或只务“虚”而不务“实”，即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，也都是不符合一分为二的精神的，是不行的。

再一个，就是我们不实事求是。“实事求是”，是班固《汉书》上的话，现在看起来，很有道理。不实事求是，就认为在业务上或是其它方面，可以违反自然规律，单凭着自己的“主观努力”，可以创造出奇迹来。结果往往不是这样。记得五十年代初期，我们曾经批判过胡适的“实用主义”。胡适的名言就是，真理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，你要把她怎样打扮，就怎么打扮。我们批判过这个东西。可是，在过去的一些年代里，我们的某种做法，简

直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什么“一亩稻子可以产十三万斤的粮食”啰，还有就是什么“三结合”搞大规模的科学协作啰，动用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，结果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，还是在文化建设方面，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得出成果来。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，即使是非常有地位的学者，也会做出很不恰当的事情来。如果不嫌冒昧的话，我想举郭沫若先生的《李白与杜甫》这本书做例子。这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中出版的唯一古典文学专著。但是这一本书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奇妙的。一方面，出了平装，又出精装，《人民画报》还用大量的画幅介绍；另外一方面，全国所有的读者，对这一本书保持缄默，大家不开口。这很简单：大家不满意这本书，但是又不能批评。一直到郭老过世以后，萧涤非先生才写了一篇文章。萧先生的文章很有说服力，而且态度非常好。郭沫若那本书，我就不重复介绍它的内容了，反正整个来说，它的那些叙述和论证都是非常古怪的。比如，李白他想看湘江，看洞庭湖，洞庭湖里有一个君山，这个君山遮了眼睛。李白说，最好儿铲子把它铲掉，这样就看得广阔一些。可是郭老忽发奇想，说李白很关心农民，把君山铲过以后，可以开荒，扩大耕地面积，可以种谷子多酿酒，多收入。这简直把君山变成大寨的虎头山了。又讲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

士俱欢颜”，这个杜甫，你看，眼睛就望着“寒士”，可见立场不稳！杜甫，当然立场不稳！但也可以说，他的立场是“坚定”，不是“不稳”——他牢牢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。可是，杜甫另外也有诗说：“几时高议排金门，各使苍生有环堵”，这个“苍生”，难道也是“寒士”？不仅如此，而且，那本书的写作态度特别坏。他批评冯至啊，萧涤非啊，傅庚生啊，国内这些讲杜诗学的学者，不是说“这些研究杜甫的专家们，对于杜甫现存的诗文，是否全体通读过，实在是一个疑问”，就是说某些研究家们的眼睛里生了“白内障”。郭老很文雅，实际上就是说，你瞎了眼！这，不象话啊！为什么以郭老这样我们承认他还是一个很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，很有学术地位的人，会写出这样的书呢？又为什么写出来之后，在他活着的时候，全国一声不吭？难道不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吗？对郭先生，我还是很尊敬的，我没有意思要攻击他，我只是谈这个事实。而且，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，是我们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问题。所以我感觉到，象这样一些问题，如果不能够用我们的实践，在中央的正确政策指导之下来打破现状，我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学习，就很难有进展。而打破这种局面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责任。

二

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近二三十年来的情况，着重的是讲里面有些问题。以下，就想针对我所认识的这样一些情况，谈谈治学方法，或是科学研究的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讲科学研究的意义。究竟什么叫科学研究，我想，就是从现在已经有的研究成绩，向前发展。如果没有发展，那就不能叫做研究。我们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之内，先了解哪些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；哪些是解决了一部分，还在继续解决的问题；哪些是完全还没有接触的问题；我们使用了哪样一些方法；哪些方法我们还没有用过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对于前人的业绩批判继承，因此必须要对当前你那一个行当的学术界的情况，有所了解，最好是了解得比较详细。这样，你的工作——我指的是研究工作，不是一般的学习——才会有出发点。那么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在你的脑筋里面，就应该有一个很长的名单，人的名单，还应该有一个更长的书单和论文的单子。假定说你是搞训诂学，对于清朝那些大师们写的有关《尔雅》、《广雅》的书，当然不成问题应该熟悉。从那些人以后，近代和当代的学者，哪一个人，他搞什么，写过一些什么文章，如果你真正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心里就得有个